

人体特异功能

研究和运用

〔美〕 希拉·奥斯特兰德 林恩·施罗德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Sheile Ostrander/Lynn Schroeder

PSI

Die wissenschaftliche Erforschung und praktische
Nutzung außersinnlicher Kräfte des Geistes und
der Seele im Ostblock

Scherz, Bern München Wien, 1980

根据伯尔尼和慕尼黑舍尔茨出版社1980年德文版译出

责任编辑：高曾蓓

封面设计：夏小万

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和运用

[美]希拉·奥斯特兰德 林恩·施罗德 著

钟松青 骆剑双 包克伦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华生印刷厂排版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32开本 印张：10.5 字数：263000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7-5012-0190-0/G·62 定价：3.95元

序　　言

1967年，苏联进行了一次远距离思维传感试验：把信息从莫斯科传送到列宁格勒。在试验过程中，宇航时代高度精密的仪器严密监视接收者的大脑，并译出信息。苏联的科技刊物和科技大学报道了苏联其他地方的一些更令人惊异的事，比如拍摄到人体周围闪耀着五颜六色光彩的照片。难道这就是特异功能者（简称特功者）经常提到的晕辉吗？一向非常小心谨慎的科学家描述了这种现象：“突然象通电发光似的一阵闪亮，接着是蓝色和桔黄色的火炬，最后喷射出一束束巨大的、紫色的、火一般的光线。这简直妙极了，真是一种神秘的烟火！”苏联人研制出了一种仪器，人们用这种仪器看到通常只有特异功能者才能看得见的晕辉。

在沿波罗的海的一些省份，苏联地质学家们用探矿杖进行勘探；在乌拉尔，人们正在试验“不用眼睛的视觉”；在黑海之滨，研究人员对特异治疗者的双手发生了兴趣。10年前在苏联还根本不存在的特异心理学，现在却突然进入了黄金时代。

一段时间来，苏联刊物经常刊载有关研究“超感官知觉”（德文缩写：A S W；英文缩写：E S P；简称“超感知觉”）实例的文章。超感官知觉就是所谓特异功能（德、英缩写：P S I；简称“特功”）——建立在各种超然过程基础上的精神能力的总称。

我们是否具有尚未利用、连做梦也不曾想过的力量呢？特异心理学能不能打破人类迄今的界限，创造出一种人的超常本领来呢？这本是些令人激动的问题，当人们在苏联刊物上读到这些问题时，一定会感到惊奇的。

题时尤为感到激动。

1966年，有影响的《科学与宗教》杂志出版特刊，报道苏联研究思维传感的现状。许多优秀科学家要求对这一领域进行深入研究。他们之中有诺贝尔化学奖金获得者、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尼古拉·尼·谢苗诺夫，有名望的化学物理学家皮·维·雷宾德尔和莫斯科附近的普希金诺科学城的主任格列布·弗兰克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观点鲜明，比如列宁格勒大学哲学系主任维·图加里诺夫博士就这么诅咒着说：“特异心理学研究的批评者援引马列主义学说来为他们的科学保守主义辩护。他们这样做，净给科学的进步设置重重障碍，最终必然要为此付出代价。”

这是一个具有斯拉夫民族气质的评论，比我们从美国特异心理学家们那儿所听到的任何评论要有力得多。我们作为美国心理学研究会的成员，对于超感官知觉这一广阔领域里的一切进展都感兴趣，因而计划写一篇文章报道苏联对特异功能研究突然产生的热情。我们开始与共产党科学家进行通信联系。我们很快得到了足够写几篇文章、甚至写一本书的资料。但是我们不敢贸然行事，因为我们感到，在西方报道有关铁幕后面在特异心理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惊人成果会引起人们的怀疑和嘲笑。我们的公民不可能相信，在世界上竟会存在象“苏联的超感官知觉”那样的荒唐事。应该如何用马列主义解释特异心理学呢？这对科学、技术、文化、政治和哲学领域里的进一步发展意味着什么呢？目前还没有人对这些问题作出权威性的答复。西方研究苏联的观察家一般不从事超感官知觉的研究，而大部分美国特异心理学家又不是俄国通。因此，1967年我们决定应邀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特异心理学研究会议。我们想实地考察共产党研究特异功能的方法和背景。

当我们结束在苏联、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旅行时，我们原先简单的行李已经增加到超重150公斤了，但愿我们带回的这些科技资料和一些在一般书中找不到的照片会给各个不同领域里

的专家们提供方便。如人们所想象的，在共产党国家里的有关超感官知觉的档案文件里，人们也提出了一些论点，目前我们还想对此保持缄默。

如果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完善这份报告。为了照顾那些向我们提供资料的人，我们暂时不得不对资料来源保密，但我们决不会更改科学家的名字或改变那些对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所作的描述。

本书叙述了我们在东欧集团国家里有关特异功能的所见所闻。如果我们认为，苏联及其邻国的著名科学家在一次偶然的交谈中，为了向我们炫耀他们的成果而公开了他们保密了10年之久的科技资料，那我们就是大傻瓜。至于他们对特异功能现象的观察和提出的理论是否正确，那只有通过东西方的进一步研究方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这确实正如弗拉基米尔·穆察尔在《外国科学动态》杂志上谈到苏联特异心理学研究的现状时所写的：“如果苏联的报道只有部分是真实的，如果远距离思维传感能应用到星际通讯和控制宇宙飞行的话，那么这些成果对未来就会具有伟大的革命意义。”

目 录

序 言 3

第一部分 苏联

第 一 章	神秘之谜	1
第 二 章	卡尔·尼古拉耶夫——自我训练成特异功能者	9
第 三 章	思维之间的联系——身体之间的联系	24
第 四 章	斯大林亲自试验过的特异功能者沃尔夫·梅辛	36
第 五 章	政治气候变化影响特异心理学研究	51
第 六 章	特异致动—特异功能者涅利娅·米哈伊洛娃	58
第 七 章	思维传用作宇宙语言	71
第 八 章	飞碟和特异心理学	77
第 九 章	苏联能在催眠术方面击败西方吗?	86
第 十 章	人怎样成为特异功能者?	97
第 十一 章	探索有关特异功能的理论	111
第 十二 章	人工重生	121
第 十三 章	时间——看作为能源	133
第 十四 章	非眼视觉	141
第 十五 章	从“魔杖”到生物物理效应	155
第 十六 章	基里安摄影	166
第 十七 章	科学界研究能量体	178
第 十八 章	能量体和人体特异功能	185

第十九章 东西方之间一场研究特异心理学的竞赛 …197

第二部分 保加利亚

第二十章	盲人预言家万加·季米特洛娃	203
第二十一章	精神监控中心	222

第三部分 捷克斯洛伐克

第二十二章	莫尔道河畔的特异功能——今与昔	238
第二十三章	训练特异功能者的米兰·里茨尔博士	253
第二十四章	帕维尔·斯捷潘涅克——超感官知觉 卡片专家	268
第二十五章	用占星术节制生育	277
第二十六章	金字塔和刮胡子刀片	285
第二十七章	特异能发生器	294
第二十八章	时机成熟	314

附 录

一、苏联对力场的研究	317
二、谢尔盖耶夫检波器	317
二甲、力场检波器	318
三、格纳季·谢尔盖耶夫博士对涅利娅·米哈伊洛娃进行试验的笔记	318
四、特异致动理论	319
五、捷克斯洛伐克对涅利娅·米哈伊洛娃的报道	319
六、关于涅利娅·米哈伊洛娃的第一批公开资料	320
七、情绪和生物等离子体	321
八、孽生射线	321
九、基里安效应	323
十、苏联有关特异功能的其他理论	323

第一部分 苏 联

第一章

神 秘 之 谜

在6月明媚的一天，我们站在莫斯科饭店的大厅里，等候着会见我们的首批共产党特异心理学家。

我们周围都是团体旅行者；苏联人耐心地围着他们绕来绕去。苏联的中层干部都穿着标准夏装——凉鞋、肥大的裤子及尼龙运动衫——去赴午后的约会。一个瘦高个苏联人穿过人群朝我们走来。他那熨得笔挺的深色西装及法国式的袖口给人一种“西方人”的印象。

“真高兴在这儿见到你们，”爱德华·瑙莫夫伸出双手热情地握着我们的手说。爱德华·瑙莫夫是苏联特异心理学领域的杰出领导人之一。他在苏联进行学术讲演旅行时，作了460多次关于特异功能的报告，并在几十个研究所放映了有关特异功能的科教片。

10年前苏联还没有瑙莫夫所从事的这一行业，也就是特异心理学家干的这一行。在斯大林时代，一切特异现象被视为禁区，然而到了60年代初，这类禁区一下子都消失了。心理学家、地质学家、工程师、物理学家及生物学家几乎都直接投入特异现象的研究工作中了。他们有一股突然萌发出来的、在西方几乎不为人注意的激情。不仅俄国人、而且保加利亚人、捷克人和波兰人都在他们政府的大力资助下开始研究思维传感、预知和特异致动。

特异致动就是指用特异力量使物体移动。

1968年夏天，飞抵莫斯科后，我们曾自问，为了与共产党的特异功能研究人员打交道，我们自己是否也得具备一些特异功能。他们并非一点不了解我们，因为我们曾经——虽不抱很大希望——给几位估计正在从事超感官知觉研究的科学家写过信。其中许多人把他们的研究工作详细地告诉我们，这使我们惊异不已。这些寄自基辅、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新西伯利亚的信都附有关于特异功能的试验、争论及未来的宏伟实验规划等剪报资料。最后爱德华·瑙莫夫在信中说：“你们为什么不到这儿来看看我们在干些什么呢？”他邀请我们参加莫斯科的一次国际会议。

为什么不去呢？我们为什么不能亲自去确认一下，争论的背后是否蕴藏着成果？他们那种热情是否是由于成就所鼓舞起来的呢？总之，我们是带着满脑子的疑问去的。当我们经过8000多公里的旅行之后到达莫斯科时，我们惟一能说的是：“我们来了！”

瑙莫夫现年36岁，年富力强。他同我们寒暄一下后，立即言归正传，把手伸到那厚厚的公文包里。“这是会议日程。它会使你们了解将在这里听到些什么，也就是了解我们的研究方法。”

这日程简直就是一份特异心理学的佳肴菜单。我们在日程安排上看到，除了第一流的科学家外，卡尔·尼古拉耶夫也将在会上发言。尼古拉耶夫是苏联第一位进行思维传感试验的人，是1966年在莫斯科与西伯利亚之间进行的著名的思维传感试验中的明星。这次试验成功之后，苏联人开始谈论“特异功能”了。

瑙莫夫向我们介绍这次会议的目的：“当然我们想让我们自己的专家都来这儿聚会。但是，会议还有另一个目的：我们寻求与国外建立更多的联系。总而言之，特异心理学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我认为，这次会议不仅仅是交流学术成果。特异心理学是一门新科学，必须得到发展。”

我们想起了俄罗斯诗人叶夫图申科写给美国女作家奥尔加·卡莱尔的信中的一段话：“我想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善人与恶

人……你们是美国人，我们是俄罗斯人。但是我总愿意亲近善良的美国人，而不是那些邪恶的俄罗斯人；对您来说，我敢肯定，您更愿意亲近善良的俄罗斯人，而不是那些邪恶的美国人。”

叶夫图申科和瑙莫夫属于同代人。瑙莫夫把我们带进放着白色长方桌的明斯克饭店餐厅。按传统习惯，俄国人给新来的客人端上面包和食盐，象征殷勤好客。但是在特异功能领域中，殷勤好客的象征是更为诱人的香槟酒加冰淇淋。

用餐时，瑙莫夫向我们证实，苏联的确是随着美国核潜艇“鹦鹉螺”号的出现而“开始”研究特异心理学的。1959年法国各刊物以醒目的标题发表了遭到非议的“鹦鹉螺”号事件，标题为“美国海军在核潜艇上进行思维传感”。根据法国人的说法，船与岸上之间进行的思维传感效果很好，甚至在“鹦鹉螺”号潜入水里以后也是如此。“思维传感是一种新式的秘密武器吗？特异功能在未来的战争中将会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吗？难道美国军队已经揭开了特异功能之谜了吗？”

在列宁格勒，有关“鹦鹉螺”号的报道如同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引起了68岁高龄的国际著名心理学家列昂尼德·瓦西里耶夫博士的思考。1960年4月瓦西里耶夫在为纪念无线电的发明而举行的集会上，向苏联科学界发表谈话。没有人料到他会揭露美国人的所谓“神秘无线电”。

“在斯大林时代，我们就已开展了迄今尚未公开的超感官知觉的调查研究！”瓦西里耶夫对他的感到吃惊的同事们宣布，“今天美国海军在他们的核潜艇上试验思维传感。然而苏联科学家早在25年前就成功地进行了这一试验！我们有必要消除对特异心理学的偏见，投入到这个至关重要的研究领域中去。”

瓦西里耶夫博士是苏联医学科学院通讯院士、列宁格勒大学心理学教授和列宁奖金获得者，在苏联享有崇高的威望。苏联政府之所以公开采纳瓦西里耶夫的建议，也许正是他确信“特异功能的发现与原子能的发现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仅在一年之后，瓦西里耶夫领导了列宁格勒大学的一个特异心理学专门实验室。人们往往称它为由政府资助的第一个研究超感官知觉的实验室。其实荷兰才能当之无愧地说，他们早在许多年以前就由政府资助建立了一个研究所，即乌得勒支国立大学维·赫·蔡·滕黑夫教授领导的研究所。但是不管怎么说，列宁格勒大学的这个实验室在东欧集团国家中确是第一所特异心理学研究所，并且至今仍是苏联在这一领域中一所有影响的研究所。

1963年，克里姆林宫宣布优先发展生物科学。在苏联，特异心理学属于生物科学范畴。人们说，苏联努力掌握特异功能的积极性主要来自军人和秘密警察。今天苏联拥有20多个特异心理学研究中心，其1967年的预算估计至少有1300万卢布（合1300万美元）。

正当苏联加快研究超感官知觉时，美国海军在裁军的高调声中对法国关于“鹦鹉螺”号的报道进行辟谣。1959年以来，他们一直说，海军中没有任何人与思维传感有关系。

“‘鹦鹉螺’号的事真的没有吗？”瑙莫夫问我们。

“谁知道呢？”这是我们唯一的回答。

现在不管“鹦鹉螺”号的试验是否真的进行，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却足以使苏联人在自己的潜艇上进行超感官知觉试验，这种试验比在“鹦鹉螺”号进行的所谓试验要复杂得多。

当瑙莫夫的一位朋友、年轻的物理学家来到我们在明斯克饭店的餐桌旁时，我们的话题已经转了。餐桌又上了樱桃冰淇淋、黑咖啡和冰镇克里米亚香槟酒。我们的谈话很快从一个话题转入另一个话题，好象他们有许多话要对我们讲。

在过去10个月里，瑙莫夫是某个特种实验室的特异心理学工程部主任，该特种实验室与莫斯科的国立工具工程学院有着密切的关系。许多杰出的科学家为建立这个特种实验室作出了努力，他们是：莫斯科大学物理教授雅·特勒茨基博士、社会科学院埃·西特科夫斯基博士和工程学院院长、把雷达引进到苏联的帕维

尔·奥施契普科夫博士等。

从该实验室的名称便可推断出，苏联特异功能研究的主攻方向是研制可以记录、试验和分析超感官知觉的仪器。但是，俄国人也积极研究人与人之间的超感官知觉的各种情况。他们对我们讲：“超感官知觉与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相信，超感官知觉现象影响着各类人之间的联系。”也许超感官知觉在斯拉夫人那样热情活泼的人身上比在别的地方更容易起作用。

在西方，看来许多人有这种想法，苏联公民如同机器人，如同一个管理很好的工厂中的灰色自动装置一样。我们在列宁格勒遇到的一位美国大学生对我们说：“我曾想，在苏联可能从没有阳光照耀，人们从未有过笑脸，但天哪，我全然错了。”

我们发现，俄罗斯人的热情和大方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贯的美德。偶然认识的熟人向我们赠送大把的花束和他们自己珍藏的诗集。每当我们高速摄影时，热情的行人总是向我们围拢过来，议论这种摄影机的优点并赞叹美国技术上的奇迹。那些开电梯的慈母般的女服务员接受我们的一件小礼品后，都把电梯停在楼层之间，然后拥抱我们并向我们祝福。

瑙莫夫说：“人与人之间可能一直在进行着思维传感。这也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某些人始终能够和睦相处，而另一些人则一开始就会互相厌恶。我们的科学家试图客观地了解和测试各类人身上的思维传感联系。”

詹姆斯·派克主教在逝世前不久，他在《心理》杂志上撰文说：“整个特异功能领域打开了我进一步认识人的各种能力的广阔视野：人与人之间的潜能是隐藏在一切事物后面的敏感性秘密，同人与人之间的语言、行为及接触毫不相关……我们刚刚开始揭开这方面的秘密。在这个未知天地里存在着比我迄今所相信的联系途径还要多。”象爱德华·瑙莫夫那样的苏联辩证唯物主义者以及与他友好的科学家都象派克那样谈论着这同样的事情。

“我们认为，超感官知觉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用一切可

能的方法研究这个尚未开发的能源，” 瑙莫夫说。

谈话内容转向西方。我们确信，苏联人对国外的特异功能现象了解很多。他们非常了解埃德加·凯斯的“沉睡的预言”，甚至在莫斯科举办过有关他的讲座。他们也了解华盛顿特异视力——特异功能者珍妮·狄克逊和经常帮助警察侦破案件的荷兰的“敏感人”杰拉尔德·克罗伊塞特。

但是，令我们感到非常吃惊的是，苏联人一再问到美国的特德·塞里奥斯，据说他只要凝视着摄影机，就可将远距离的建筑物摄在一张软片上。我们获悉，苏联人同样也在研究“特异摄影”，因此他们特别感谢提供任何有关塞里奥斯情况的人。

苏联人也详知美国的特异心理学家。他们熟悉耶·布·莱因博士所从事的超感官知觉研究的情况。莱因是杜克大学心理实验室主任，现在在有关人之本性的研究机构中工作，是美国最著名的特异心理学家。瑙莫夫接着说：“当然，我们这里的公众舆论也会表示怀疑。但是，因为莱因博士已经证实了超感官知觉，所以我们这里的研究人员不必再去证实是否有这样的事了，而要去努力发现人体特异功能是怎样起作用的，为什么会起作用的。”

我们对共产主义世界里有关研究特异功能方面的经验了解甚少，而俄国人却知道西方在超感官知觉方面的许多研究情况。1968年春，我们从外国通讯社获悉一则最奇特的消息，说列宁格勒有一名家庭妇女叫涅利娅·米哈伊洛娃，据说她能够通过特异致动使物体移动。

因此，我们要了解的第一批问题是：涅利娅·米哈伊洛娃和她使一切可能的东西——比如铝管、苹果和水壶移动的所谓“超物质的精神力量”等。

我们的东道主说：“40多名重要的科学家，包括两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对涅利娅·米哈伊洛娃进行了试验。直到1966年瓦西里耶夫博士去世前他一直对她进行试验。”

我们听说正在上映一部关于这位引人注目的米哈伊洛娃的影

片。

瑙莫夫说：“我本人就拍摄了一部关于米哈伊洛娃的影片，但我不想现在就给你们讲有关这方面的事。你们星期一就能看到这部电影，而且有可能，”他微笑着补充道，“你们会亲自见到米哈伊洛娃女士。”瑙莫夫最后还给我们来个突然袭击，邀请我们大家在大会上作报告。他一再解释，邀请作报告的不光是我们。为了去欢迎来自西方的其他代表，瑙莫夫和他的同事结束了同我们的谈话。

瑙莫夫是我们结识的第一位苏联特异心理学家。他同我们聊了三个小时。他那强烈的好奇心和鼓舞人的能力给我们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看来在莫斯科的两个星期不会令人感到无聊。

我们决定写这本书之后，便驱车去北卡罗来纳州的达勒姆，请教了布·莱因博士。他对我们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也要求对人的本性有一个新的理解，但只能进展到一定的水平。看来现在俄国人正在进一步努力从精神上了解人。苏联在特异心理学领域所进行的新的高水平科学的研究是大有希望的。”

在从达勒姆回纽约的途中，我们在弗吉尼亚海滩的埃德加·凯斯基金会稍事停留。在记满了美国特异功能者预言的许多册子里，我们发现，凯斯早在40年前就预言过，俄国终有一天会进入一个新的伟大的精神发展阶段。

是精神上的兴趣促使俄国人面对超感官知觉这个事实，还是象几位观察家所认为的那样，他们是怀有隐秘的动机来研究特异功能和控制特异精神作用的方法呢？俄国尽管有着著名的“玄奥灵魂”和神奇的历史，但从十月革命以来对一切都非常怀疑，这在素日平淡的物质生活中是不易立刻看出来的。为什么会突然转变呢？苏联人究竟有何打算呢？

在我们动身前，纽约一位有名的特异功能者对我们宣布：“我看见乌云笼罩着俄国。真的，是漆黑的云。”

要是我们能重视这个有点含糊的预言，那末我们尽管在精神上感到很紧张，但对苏联内政方面的争论也许不会感到惊讶。

我们抵达莫斯科后没几天，苏联氢弹之父安德列·萨哈罗夫的一份宣言传到了西方。这份“反对制度的报告”反映了苏联科学精华的自由化思想，使苏联官员大为震惊。公民公开举行反对现政权政策的示威游行，这在该国是一件罕见的事。马上就会有成百的科学家由于政治原因遭到清洗或接受政治审讯。8月20日夜间，苏联红军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

在莫斯科的头天晚上，我们还不完全清楚幕后发生了什么事。当我们漫步在高尔基大街时，我们讲了些笑话。菩提树絮飘散在和暖的空中。它们好象超现实主义画家笔下的飘落在午夜行人头上的暴风雪。自1965年希拉·奥斯特兰德的莫斯科之行以来，一幢幢纽约式的玻璃和钢结构的大楼建起来了，反衬着莫斯科教堂的半球形屋顶。莫斯科街头增添了更多的消费品、新商店和汽车，人们穿戴得更漂亮了。当我们经过古老的大都会饭店——这是控制着沙皇和整个俄国的神秘的拉斯普廷在莫斯科的大本营时，我们不禁自问道，是否真的能够得到有关卡尔·尼古拉耶夫的思维传感和涅利娅·米哈伊洛娃的特异致动的确切证据。

第二章

卡尔·尼古拉耶夫——自我 训练成特异功能者

1966年4月19日，莫斯科的一位新闻记者、繁忙的演员卡尔·尼古拉耶夫由莫斯科飞抵新西伯利亚。象到达这里的每个人一样，他来这里的是用科学的方法试验特异功能的存在。新西伯利亚的“科学城”是一个迷人的独特的地方，它象一面镜子在西伯利亚的未开发的平原上闪闪发光。苏联把这座偏僻的城市安排得使科学家都感到舒适。“科学城”里人们的平均年龄约30岁，平均智商却远远超过130。

尼古拉耶夫住在“金色山谷”饭店601号房间，受到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的科学家委员会的欢迎。他给科学家描述了一件崭新的事情。他就是那位想要在一次新型的试验中通过思维传感途径接收信息的人。这次试验可称之为伟大的“莫斯科—西伯利亚—思维传感试验”。

尼古拉耶夫完全了解人们对他的怀疑。他觉得今晚上要比往常更难战胜这种怀疑。但是他宣布同意让自己连接上所有需用的仪器。他为充当一个科学实验室里的“豚鼠”而进行了长期的奋斗。现在他必须证明他的论点：思维传感可以使两个相互有影响的人进行遥控联系；这种联系不受他俩之间相隔距离的影响。20多年来他总是让人对这一论点进行科学检验。尽管三双评议者的眼睛严格地观察着他，尼古拉耶夫却竭力使自己完全放松。

在西伯利亚几乎是午夜时间，而在上千公里以外的莫斯科却是晚上8点钟。生物物理学家尤里·卡缅斯基在竭力放松自己，同时受到一个科学家小组的干扰。他们交给卡缅斯基一个密封好的包裹，然后把他的隔离室的门锁上。

卡缅斯基说：“直到这时我还不知道，我要把什么东西通过思维传感发送给尼古拉耶夫，我只知道，委员会要我先后发送出六件东西，每件东西的‘传送信息时间’是10分钟。”

他们给我的第一个小包里是一根带有七条固定螺线的金属弹簧。我让弹簧的图像对我产生感应，同时我想象着尼古拉耶夫的脸。我也想象着他坐在我的面前。然后我变换角度，试图越过他的肩部去看弹簧。最后我试着透过他的眼睛去看弹簧。”

在约3000公里以外的尼古拉耶夫挺直了身体。根据目击者介绍，他的手指在触摸一些象是他看得见的东西。他写着：“圆的、金属的……光亮的……有带缺口的……看上去象一根管子。”

当卡缅斯基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带黑色塑料柄的改锥上时，尼古拉耶夫写着：“长的和薄的……金属……塑料……黑色的塑料。”

卡缅斯基后来说：“我觉得每个人都可能有发送和接收思维传感的功能。但是，象每一项活动一样，这种功能需要训练和诱发。当然某些人的思维传感功能比另一些人要强些。”

1966年4月19日至27日之间的四个晚上，尼古拉耶夫试图通过思维传感途径与莫斯科的人取得联系。另一位“发送者”是大学生阿·格·阿尔拉申。他从科学家摆在他面前的许多物体中选出六幅他想发送的图像。阿尔拉申选定了一个球式的哑铃。尼古拉耶夫记录着：“金属、圆的、长的、厚的……没有镀铬，铁棍是灰色的，象没有抛光的铁……很沉。是什么呢？可能是一只哑铃？”

尼古拉耶夫感到，接收卡缅斯基的思维要比阿尔拉申的容易得多。当尼古拉耶夫集中精力思考阿尔拉申所想的物体时，在他